

# 美国学者在吉大

## ——记圣克劳德州立大学交流组吉首大学之行

■林展翅 刘贤明 易平 肖苏明

5月24日下午，美国圣克劳德州立大学“海外学习——中国项目”组在该校社会学教授左际平、历史学教授 NESS JOHN、人类学教授 DIA CHA 带领下到吉首大学考察交流。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副院长瞿州莲、民族学教授杨庭硕感情接待了考察组一行，并陪同其参观了黄永玉艺术博物馆。

在博物馆，来宾们细致地参观了各大展厅，考察组师生纷纷对黄老的精湛艺术表示惊叹。在黄永玉艺术博物馆的收藏世界展厅，杨庭硕教授细致地给来宾们讲解了黄老的收藏。看着黄老收集的古董，NESS JOHN 教授一行不断地发出感叹：“Wonderful! Amazing!”（太美妙了，太让人惊奇了！）在国外任教但一直保留着中国国籍的左际平教授一边参观一边赞叹：“回到祖国感到很亲切，看到这么多我国精美的艺术品更是欣喜不已。黄老的书画作品风格多样，在外国博物馆，我通常只能欣赏到一个作家的同一风格的系列作品，比如莫奈，你就只会看到展厅里面摆的是印象派作品。同时，你难以想象，一个八旬老人可以精妙的把中西美术炉火纯青地结合在一起。”参观完毕后，考察组一行沿风雨湖参观了校园，瞿州莲热情地向各位外国友人介绍了吉首大学的基本情况。

5月25日，圣克劳德州立大学教授们分别就自己研究的专业领域给吉首大学师生们分别做了一场专题讲座。历史学教授 NESS JOHN 做了题为“美国历史学研究方法和应用”的讲座，这让师生们领略了国外历史学研究的方法和技巧以及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视野；社会学教授左际平做了题为“社会学远景理论”的讲座，这让我校师生们感受了美国对于社会学前认知的角度以及研究发展方向；而人类学教授 DIA CHA 则做了题为“亚洲、美国的苗族社区研究”的讲座，让师生们了解了国外以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人类学研究进程的方法。在 DIA CHA 教授的讲座结束后，吉首大学校长李民代表学校对美国朋友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民族学、社会学是

吉首大学的优势学科，由于学校地处少数民族地区，一直很重视这些学科的发展，共同的研究主题是两个学校未来发展的基础。他希望通过美国圣克劳德州立大学师生此行进行双方研究、教学人员学术交流、互访提供更为明确的合作方式。他表示非常支持学校与圣克劳德州立大学的合作，并将为合作创造必要的条件。

在学术讲座学习交流的同时，吉首大学还为圣克劳德州立大学的学生们专门开设了日常汉语学习的培训课，该校历史学院的老师代表们给外国学生们上基础中文培训课，教了他们例如“中国”、“吉首大学”、“凤凰”、“你好”、“很高兴见到你”等日常用语，学生们的积极性都很高。课堂上，气氛非常和谐轻松。

5月26日，圣克劳德州立大学考察组的教授们和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的领

导老师们洽谈了关于双方合作交流的相关事宜并拟定了长期合作的意向，同时，两校的老师们还进行了教学科研经验的交流。而考察组的学生们则深入吉首大学研究生英语学习的课堂和该校师生开展了英语学习交流。26日下午，该校历史学院院长瞿州莲教授为圣克劳德州立大学的师生们作了《湖南省少数民族关系》的讲座，至此，考察活动圆满结束。

据悉，此次美国圣克劳德州立大学“海外学习——中国项目”组选择来吉首大学的原因，是基于吉首大学在民族学、生态人类学等方面的研究在国际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007年，吉首大学刚成功申报国际福特基金科研项目课题《中国西部各民族地方性生态知识发掘、传承、推广及利用研究》。

吉首大学正在走向世界，湘西正在走向世界。



Wulong Mountain Clouds

唐荣沛 摄

小说连载十六

田耳

## 一个人张灯结彩

大碇东边的水凼村，有一个不起眼的水塘，水面不宽，只十来亩，但塘里的水很深。秋后一天，有个钓鱼人栽到塘里死了，却不见尸体浮上来。其亲人给水塘承包人付了钱，要求放水寻找尸体。水即将抽干那天，水凼村像是过了年，老老小小全聚到水塘周围，想看看水底是怎么个状况。他们在水凼生活了这么久，从来没见过水塘露底。再说，下面还有一具尸体。村里人都想看看那尸体被鱼啃成什么形状了。塘里的水被上抽下排，水底不规则的形状逐渐显露。当天阳光很好，塘泥一块块暴露出来，很快就被晒干，呈暗白色。尸体慢慢就出现了，头扎在淤泥里，脚往上长，像一株水生植物。水线退下去后，尸体的脚失去浮力，一截一截挂下来。人们正要看看仔细，注意力却被另一件东西拽了过去。

一辆车子，车顶有箱式灯，跑出租的。人们就奇怪了，说这人明明是钓鱼时栽下去的嘛，难道是坐着车飘下去的？那这死人应该是闷在车里啊。村支书觉悟性高，觉得里面八成有案情，要报警。但他一时记不住号码，问村长，是110还是119？村长也记不清楚，说，随便拨，这弟兄俩是穿连裆裤的。

这次老黄坐的车跑在前头，最先来到水塘。一下车他就忙碌起来，拉警戒。老黄好半天才下到塘底，淤泥齐腰深。他走过去，把车牌抹干净看一看，正是于心亮的3042。

从塘底上来，老黄整个人分成了上下两截，上黑下黄，衣袖上也净是塘泥。小崔叫他赶紧到车上脱下裤子，擦一擦。老黄

依然微笑地说，没事，泥敷养颜。他站在一辆车边，目光朝水塘周围逡巡，才发现村里人都在看他，清一色挂着浅笑。老黄往自己身上看，看见两种泾渭分明的色块，觉得自己像一颗胶囊。同时，他心底很惋惜，这一天聚到水塘的人太多。水塘周围的泥土是松软的，若来的人不多，现场保留稍好，那么沿塘查找，可能还会看见车辙印。顺着车辙，说不定会寻到另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但这么多人，把整个塘围踩瓦泥似的踩了一遍，留不下什么了。去到村里，老黄把村长、村支书还有水塘承包人邀去一处农家饭庄，问些情况。他问，这水塘，外面知道的人多不多？村长说，每个村都有水塘，这口塘也没什么特别。老黄问承包人，来钓鱼的人多不多？承包人说，我这主要是搞养殖。地方太偏了，不好认路进来，只是附近几个村有人来钓鱼。再问，有没有人看见那车开进村？村支书说，村子很少有车进来。这车肯定是半夜开来的，要不然，村里肯定有人看见。一桌饭菜就上来了。几个人撑起筷子，发现老黄不问问题了，有些过意不去。这几句回答就换来一桌酒菜，似乎太占便宜。承包人主动问，黄同志，还有什么要问的？老黄想了想，问他，晚上怎么不在塘边啊？承包人说，是这么回事，鱼已经收了一茬，刚投进鱼苗，撒网也是空的，鱼苗会从网眼漏掉。老黄又问，哪些人知道你刚换苗，晚上没人守塘？承包人回答，村里人知道，常来钓鱼的也知道。村长也想表现好一点，再答几个问题，但老黄说，行了行

了，够多的了。然后举起酒杯敬他们。

老黄和小崔取水凼村及周边七个村二十至五十岁男性的户籍资料，统统筛查一遍。八个村在这个年龄段的男人，统共两千不到。如果小崔数月前面对这工作量，会觉得那简直要把人压垮。前番查帽子把他性情磨了一下，现在他觉着查两千人的资料不算难事。小崔小朱小贵三人各花三天时间，把户籍资料仔细过一遍，先是打五折筛出九百三十人，然后进行二道筛，在这个基础上再打五折，筛至四百四十人左右，拿去让老黄过目。

老黄本打算用五天时间筛人，但第二天一早，他打开的头一份档案，就浮现出一个长鱼泡眼的男人。老黄心里忽然有了抵实感。他清晰记得，是在于心亮灵堂上见到过鱼泡眼。那人当晚把小于叫了出去。鱼泡眼叫皮文海，三十二岁，离异，有过偷盗入狱的记录。老黄突然想到了小于。他想，是不是因为她是一个残疾人，所以先验地以为她过得比一般人单纯？她与这个命案，有着什么样的联系？老黄思路暂时不很清晰，但心底得来一阵锐痛。

笔架山他爬了许多次，一路上想着小于的刀锋轻轻柔柔割断胡髭的感觉，总有一份轻松惬意。但这一次他步履沉重。秋天已经接近尾声，一路更静谧。小于的店子没有人。老黄踌躇了一阵正要走，小于却从旁边一间小屋冒出来，招呼老黄。她打开店门拧亮灯。老黄这才想起小崔说过，小于把过日子的东西都搬上山了。刮胡子时，老黄一反常态，睁着眼睛看着小于一脸悲伤的样子。她似乎刚刚哭过，眼窝子肿了。弄完老黄的这张脸，小于又把店门关上了。她现在每天都去特教学校，请一个老师教她标准的手语。不识手语一直是小于的遗憾，老想学一学，却老被这样那样的事耽搁下来。这一段

（未完待续）

## 我的 业余生活

■文/周志平

星期天，没事的时候我一定会出去走走。顺便买点菜回家，去书报摊看看报纸。

星期天是《团结晚报》和《边城报》发行的日子。走到书摊看看报纸上面有没有我的文章，如果有，就买一份，留做一个纪念。回到家里，老婆看见了，笑着说：“又给儿子挣到奶粉钱了。”我笑。

其实稿费，对于我这种有本职工作，并不是很在乎，有稿费当然欣喜，没有也无所谓。对于文字，只是我的一种爱好，我不把它当职业，更不奢望带来名与利。

十年前，我二十刚出头，经常和朋友们聚在一起憧憬未来，可激情过后，才知道现实是另一番模样。于是沉溺于酒场和牌场、穿梭于灯红酒绿中。后来逐渐厌倦，不再多言，宁愿过着平淡的日子，从这时起我开始喜欢书籍和纸笔，喜欢静静享受文字带来的快乐。

对文字的爱，渐渐的成为了一种痴恋，就如每天自然而然的一日三餐。没有理由也没有目的。在文字中可以随意的书写，那怕仅是三言两语。文字书写记录时，变为一种多彩的心情，点缀了我的天空，多了几份色彩，也平添了几份微笑。

有时候也想满足一下自己小小虚荣心，把文字寄给报刊杂志。看着自己的小文散发着墨香，心里激动不已。记得我第一次把我的文章在报纸发表的时候，高兴地一遍遍看，觉得像是在做梦。现在想起来，还感到好笑。

其实更多时候，我的文章多是石沉大海。我问朋友怎么会这样？朋友笑，说：“石沉大海是正常，有编辑的回复说明你的稿子差不多可以发了。”我将信将疑。

记得我开始向报纸投稿时，由于我是新手，有的文章内容不适合，有的文章本身质量比较差，一直没有采用过，我都想放弃了。可突然有一天我接到报社编辑的回复，他告诉我，文章发表了。那一刻我特别感动，真心地谢谢编辑，或许编辑的鼓励更坚定我往这条走下去。

在湘西，爱好文字的人，可能没有不知道田耳的，是个在夏天光肚皮卖空调的男人。他在1999年开始写作，2000年开始发表，迄今已在《人民文学》、《收获》和《钟山》等国家杂志发表，曾获第十八届、二十届台湾联合文学新人奖。小说《一个人张灯结彩》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2004—2006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看他的小说，虽然最终都在不同程度地指向对人性和存在的追问，但角度不一，手法各异，总能给人新鲜的阅读欲望。

他是76年出生的人，而我还比他大两岁，然而水平却已相差十万八千里。他是勤奋的，对于文字有一种执著的追求。对这样的人，我是极其钦佩，并值得爱文字的人学习的。

当然，读书、写字只是一种生活方式，在很多人眼里一文不值。

但这无关紧要。

几年来，喜欢独自于灯下静静地欣赏文字，文字点缀着我的平凡普通的生活。让我真实地品尝到生活的另一种味道。

很多人对我天天呆在家里很不能理解，一次在和朋友谈到聊天时，问我：“总是见你在上网或看点闲书，为什么呢！”我沉默片刻，告诉他：或许是一种爱好吧！这种爱好慢慢地变成一种习惯。我习惯了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活着，习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在我的业余生活，我享受着文字给予我的充实，也收获文字下的那份惬意。